

溫國文正公文集

二十六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書啓二

與東阿張主簿書

與范景仁書

再與范景仁書

荅明端太祝書

荅陳充祕校書

與夏秘丞字立書

別紙

與魏雲夫書開

荅德順軍劉太博忱書

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誥啓龐丞相

司馬文五十九

一

上明

荅劉蒙書

與東阿張主簿書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先不佞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臯孰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徇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不俟足下之求也今迺貶損書誨有從風雨而老之歎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己不宣光頓首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鄉者景仁初為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



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况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爲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汚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曷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爲之喜其去也不爲之感嘿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名傲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子耳目之目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旣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旣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宜光再拜

再與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北都流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

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寔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議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己直實不能也此則不唯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謂良玉易疵清水易污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污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役者之金隄行在朝夕忽忽不能盡所懷光再拜

荅明端太祝書

司馬文五十九

三

蔡上

六月二十四日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爲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爲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佗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甚美不知光之不肖而辱賜之書迺云非爲名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足下之言古大君子之言也審能充之聖賢之道近在耳目之前矣如光者將敢仰頌嘆之不及又奚暇道德之知而况以師道自處哉足下之志則誠美矣其所從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曹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足下儻察二子

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烏有不至者哉光何人也足下推褒之過而督責之重譬之若拍江河而使孺子涉焉必不敢從已不宣光恐悚頓首

答陳充祕校書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祕校足下比日前辱賜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某平生不能為文不敢強為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也烏足問言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蓋以告則必不止敢私薦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

溫公五十九

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楊王韓孫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才則荀楊以上不專為文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已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已也鉤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為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駸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以孔子為

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
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
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
去的愈遠矣此某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
下試熟察而審度焉不宣光再拜

與夏秘丞倚字書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曾於途中領所賜書以道
塗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
敗為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
輩輒為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
狀前日之敗蓋由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網中本非
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

溫公文集五十九

五

非氣能方張不可嚮邇以光區區譬如鷓鴣漸羽以
灑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
出口或嘸然陽應腹非皆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
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
取諸君之罪而并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為龐公也亦
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
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為非則龐某夏
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為非則龐某先已罷修此堡因
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
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
罪臣當為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
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肆之斧鉞中則流竄

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爲比除一
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
少謝負累知己之繫下則它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
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瀉肝膽懇惻備至而二府
諸公確然以爲臺獄元無收豎使朝廷何以施行光
退復具奏草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
知朝廷不行而飾僞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
明遂自塞嘿不敢復上而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
東齋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
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
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今諸
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賣諸君以自脫也

溫公五十九

六

不得列於人類其爲著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晝則
投筋輟餐夜則較手席嘆吒終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貯
瓦石在於胸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
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慙怍又未知中立察之
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邸吏乃以手字相示
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賣友
者不加罪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
中立叅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略道梗槩其
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佗日面談方盡醜縷也

別紙

詔獄所豎中立事嘗亦剽聞立寨斫木則有之辰巳
之差則告者過也但謂所申郭武出巡爲虛及狀內

無武侯入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忠於朝廷信於上司篤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為過當如之何此蓋措意不在中立故也書云又有餘憂此則慮之過者光去夏自麟還并悉述所聞衆人之議不出五策以白龐公其最下聽其侵耕置而勿問識偷安者其次則力戰決以勝負其勇悍如不思者次則言皆如是也次則力戰決以勝負其勇悍如不思者次則誘其耕民徙之內地使彼自懼失亡而去陳懷順次則絕其私市使彼自計侵耕所得不償所亡必來分割人所議也次則乘間築堡以扞之借使不盡得其田亦足為麟州耳目藩蔽光與武侯中立所議也龐公幸用其二而舍置其三誘民決戰勿問於今日思之始知當日下策乃上計也嗟乎事難預知無可言者所惜者國家邊

司馬文五十九

七

臣姑息之弊久矣今止欲自於漢地內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帥則後來者所為可知益使我狄輕漢矣次則龐公垂教孜孜為國更獲欺罔之名次則中立方美操堅而橫罹此雖不足為異日之累而亦暫致淹回次則光罪當為首而不蒙誅戮貶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某所慊慊者以此之故光今雖強顏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則慙不敢仰凡以上累知己而旁負朋友故也其他一一非書所盡盛暑中倍自保輔

與魏雲夫書

十二月十一日光再拜雲夫處士老兄近蒙貺手筆云見家兄言光頗喜養生夫生之貴於物也甚矣人

不能保其生於他何有光心雖喜之不能得其塗徑
望其藩牆也今老兄年餘八十矣自皇祐初拜別又
逾十年每聞家兄言老兄精神益明旅力益壯視聽
飲食過於少年不知以何道修育乃能至是誠不勝
嘆慕之深願以俗網縻繫無由得親執几杖以受教
於下坐儻有道之梯裨土苴可使愚陋牽俗之人與
知而力行者願時賜誨諭俟它日得侍左右然後卒
業不勝幸甚不宣光再拜

荅德順軍劉太博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賜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愧
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謂謂笑言
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

司馬文五十九

八

又似欺侮習尚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惛惛
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
於足下此其所以為喜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
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為遠官無言責猶
能孳孳不忘忠蓋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為名政
事有闕或不能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
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為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
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某又獲知於足下
教誨隱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所以
為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為交友之良乃實國
家之忠臣光知不能薦又偷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
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之士大夫

此其所以爲懼也凡足下所諭敢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謹此布謝懇伏惟俯賜照察不宣光頓首再拜

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誥啓權丞

光惶恐啓兩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伏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迺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爲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諭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蘊比之他人差爲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輯舊事

溫公五十九

九

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脩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直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曩者年三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給牋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常復爲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清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望甚美其文采亦不全出衆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告命小有瑕謫則輕薄

之士相與傳以爲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士已光竊傷之。曷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爲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尊而蹈之，豈能不懼且愧？苟貪其榮利，強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授，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爲之。至於知制誥，天下上有四負，非文辭高妙殊衆絕倫者，固不可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曷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句院及修起居注，皆曾辭免。至于四五而不能得請，卒復舊職。今茲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爲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慙。不若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且欲詣閤門受勅，而今夕聞呂公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况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回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此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并四次奏章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陳職以來，喜有參侍之期，而以辭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

杳未有涯晨夕遑遑心如遊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既不獲面陳因辭杼情不覺煩多

荅劉蒙書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効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敎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可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

司馬文五十九

十一

五月

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就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平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

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
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
萬以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
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踈先舊而
後新先得侍足下哉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
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
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
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勿以出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
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
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
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
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

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先者何人敢望韓退之
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
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
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先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
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
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
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
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先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
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
直况已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爲已惠豈不害於恕
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
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天下之事業

錢穀不足以賄左右之遺急相載而往垂橐而歸足
下亮之而已不宣光再拜

溫國文止公文集卷第五十九

温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

書啓三

荅楚州糧料胡寺丞宗愈宗愈薦歆州

荅周源同年書

荅孔文仲司戶書

与王介甫書

第二書

第三書

荅河陽李夷白秘校書

荅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度書

荅楚州糧料胡寺丞宗愈宗愈薦歆州

光祖温公六十百拜前歲承臨訪以諫旨不得詣謝項以辱

温公六十

一受

賜書兼示以所著文藁京師日困咨事因循踰年尚
未報謝雖感戢勤仰之心無時少忘而惰慢之罪誠
無以辭於左右宜見棄絕而不錄者也今茲乃復重
賜以書仍告以賢考之名是不以小禮為逾密而直
責以占人之處也光實何人蒙期待之厚如此且愧
且恐殆無容措丁君未之得見又不知其所居不獲
身往受教也唯當謹識重語無日忘之京師利名之
場士大夫不知光之不肖日枉車騎過弊廬者不啻
十數然為道誼而來者則難得矣丁君不屈臨迺益
知足下之不妄譽人也時寒千万加愛不宣光再拜

荅周源同年書

十二月日具銜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足下前此

承賜書并示以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奧辭氣清壯誠
陋目所未嘗睹如登崑丘閱衆寶顧眩驚眙心知其
可貴而口不可盡名也幸甚幸甚受賜至大宜即時
修報而缺然逾旬者抑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
所長自度於方今士大夫間最出其下不意朝廷過
采置之侍從居常自愧今同年賜書迺欲方之汲黯
夫汲黯何可當也漢武帝猜忍暴刻其近臣如莊助
朱買臣吾丘壽王之徒雖平生所信愛小有過輒抵
死九卿顏異對賓客微反脣以爲腹誹而誅之其視
殺人族人若鋤草茅然黯當此時能犯忌諱觸盛怒
直詆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耶
今陛下慈愛寬仁與群臣言愉愉和顏色如接賓友

溫公文六十

二

唯恐傷其意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狷訐
直亦能容之光於群臣中官非甚薄曾不能引古聖
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
妻子而已豈得爲汲黯之倫乎夫任羸者以萬鈞之
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糜碎之患焉光雖至愚
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不敢報也
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寬假之不宣光惶恐再拜

荅孔文仲司戶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秘校孔君足下
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
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
足下徒以生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

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
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
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
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
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
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
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
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
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
雖敏而博君子所不愛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

則古之所謂文者乃所謂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
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
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
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
唐景莊列揚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
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
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
淳奧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
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
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
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卷舒
與淵騫並驅爭先又况游夏尚奚足慕光方歎服企

仰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
司馬光惶恐再拜介甫參政諫議閣下光居常無事
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
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
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
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
聞至於直諫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
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
此其所以和也曷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

司馬文六十一

四

卷之六

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
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
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
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
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
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
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
小吏走卒亦竊竊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
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
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
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
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

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歛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

鄙之以爲不知禮義信况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固民是盡以餒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圍視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司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

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

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為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踈諂諛日親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遠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由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遠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

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鄧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饗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下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顛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

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一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二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語見論事則唯希意迎

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艷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昉昉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

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

同則釋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卧家光被旨為批荅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

溫

六

九

明

自辯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折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

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
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
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
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
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
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
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
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
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
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
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
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
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僅未賜棄擲幸與忠信
之士謀其可否下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
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
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
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柰何徇此曹之所欲而
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
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
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
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
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
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

公六十

十

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
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
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
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不宣光惶
恐再拜

第二

光惶恐再拜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
恟恟是敢輒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棄絕其取詬
辱必矣不謂介甫乃更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
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
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至爲明白
介甫或更有它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

誠公六十

十一

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
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
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
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
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朘民之膏澤
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
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母罪歲而已感
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不宣光惶恐再拜介甫
參政諫議

第三書

某惶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棄外收而教之不
勝感悚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

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爲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曰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餘貨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錢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關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

四六十一

十二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收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脅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宜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直光惶恐再拜

荅河陽李夷白叔校書

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秘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憂雋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采承接餘論其爲幸已大違別已來汨沒俗事未遑修問信至兩蒙惠言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爲之又謂某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

自遇之厚而見期之深也愧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而佩服雅言庶幾黽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所敢當又承王事鞅掌以學之不講爲深憂某也聞諸宓子賤曰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何費日之有盛暑未獲展晤惟加愛爲禱不宣光再拜

荅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十一月七日光白司法祕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諭以古之爲士易今之爲士難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郡之賢守作光實何人承雅意勤厚如此固不當辭然某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揄揚盛美取信於人况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用光忝與足下以交行相知誠不敢以

此爲獻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爲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今之爲士者乃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紛然雜糅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於古而鮮於今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爲而今則可爲也顧人之取捨何如爾奚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注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存可見者皆徧觀而略記之評其短長靡不精當人或雜舉而粹問之醜對無滯衮衮焉如泉源之不窮年未弱冠舉明經爲天下第一今位雖卑年雖少譬如隋珠和璧委於

道塗愚者猶知拾而寶之况賢守位哉詩云鶴鳴于
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潜在淵孔子曰不患人
之不己知求為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放
於今汲汲於己而徐於人為之不止光且異日為賢
公卿功業烜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
能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為哉詩何為哉不宣光白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為恨光實何人敢受此賜反反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睹小人所為亦知恥之但恐未能免耳曷蒙朝廷猥加收采塵汚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之補俄又權真樞庭譬如有入舉萬金之重加稚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其非任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烏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之田里尚縻以一官賜之廩祿使飽食安坐自放於豐草長林間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効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獎借之過誠不敢自保恐萬一它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朽之辜是敢輒自陳叙浼瀆聰明庶幾識察而已光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不宣光再拜

荅李大卿孝基書

光再拜昨晚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誨筆承朝夕往河清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為禱大卿平生以保攝為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譬如舉輕塵以裨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光聞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為寒燠雨暘在國為禮樂

賞刑在心為剛柔緩急在身為飢飽寒熱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為災是故過寒則為春霜夏雹過燥則為秋華冬雷過雨則為淫潦過暘則為早暵禮勝則離樂勝則流賞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飢甚則氣虛竭飽甚則氣留滯寒甚則氣沉濡熱甚則氣浮躁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為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昨日

司馬文六十一

三

守才

聞大卿言臟腑素有冷疾須至服熱藥今則徧身生瘡疥手足時癢癢疑有風邪尚欲以烏頭治之光雖略曾以所見貢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蕈乳腐麩滓豆炙性大寒而滯氣尤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滿滑泄面目浮腫腰足沈重者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為萬物之靈兼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大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為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既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聞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它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

中和也中冷則為羸瘠面腫外熱客於肌膚則為瘡
疥流於筋脉則為癰癧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
之殆不遠矣不勝款款之愚欲望大卿自今罷素膳
屏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須
臾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所苦不須攻療
必自去矣若旬日無效棄黜其言可也光以託契義
之舊仰德名之熟雖得見尚新所居連牆而往來不
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以敢輒
獻盡言幸希裁察不宣光再拜崇福大卿

與吳相書

先啓光愚鷥忤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以退伏散
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

臨公之字

四

林

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常有所薦引
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官之心久已杜絕在少
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
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
之久今日持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
顧惟相公言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
可以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
惟明主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
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
行新法以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
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意
為能以欺誣為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

夫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
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
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
支數月民間貨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措斂日急
河北京東淮南遙颯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
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之水旱霜蝗
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
保其必無而恬然曾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
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
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
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跂胡彙尾羽敝口瘠終
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名播

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
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
阡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
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
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
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
竊益多蓬蘽蕙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
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
簪解紱嘯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
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
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
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

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返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未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光惶恐再拜

司馬文六十一

六

余才

荅蔣中舍

深書

深之

祖論

官死

中為

光啓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為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為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守臣軍帥棄地與眾而逃者多矣先都官

獨以文吏在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乎
之篤能如是乎可謂得其所矣沈公既叙其忠孝光
又述其禮義然忠孝禮義亦相与爲表裏者也光再
拜

荅郭純長官書

光啓去歲十月蒙惠書足下所治路僻光閉居難值
便人以是暮年不獲修報然中懷耿耿未嘗暫忘潘
司錄來又辱書且慰且感霜秋公諒喜聆安善所示
會統稽元圖貫穿千餘載前賢博羅所不至者纖悉
盡備靡有闕遺非夫好學之勤用意之精誰能臻此
欽服欽服光學疎識淺於正閏之際尤所未達故於
所修通鑑叙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記

通鑑公六十一

七

事爾亦非有所取捨抑揚也於漢昭烈之立尊著論
以述其事今并錄呈可以見其不敢專矣夫正閏之
論誠爲難曉近世歐陽公作正統論七篇以斷之自
謂無以易矣有章表明者作明統論三篇以辨之則
歐陽公之論似或有所未盡也歐陽公謂正統不必
常相繼有時而絕斯則善矣然謂秦得天下無異禹
湯又謂始皇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又以魏居漢晉
之間推其本末進而正之此則有以來章子之疑矣
章子補歐陽公思慮之所未至謂秦晉隋不得與二
帝三王並爲正統魏不能兼天下當爲無統斯則善
矣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與魏同乃獨不絕而進之
使與秦晉隋皆爲霸統亦誤矣足下離之更爲異等

斯又善矣然則正閏之論雖為難知經三君子盡心以求之愈講而愈精庶幾或可以臻其極乎是以古之人貴於切切惇惇良有以也如光者蠢愚冥頑安足以闕三君子之藩籬而敢措一辭於正閏之間竊惟足下錄此書以相示蓋亦有切切惇惇之志非欲光為諾諾之人也芻蕘之言明者擇焉光辱足下之厚意豈可逆自鄙薄不傾曾腹之所有以盡布於左右而求采擇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先儒謂秦為閏者以其居二代之間而非正統如餘居兩月之間而非正月也夫霸之為言伯也古者天子立二伯分治天下諸侯周襄方伯之職廢齊魯晉文能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天子冊命使續方伯之職謂之霸至而後世學者乃更以皇帝王霸為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末失也今章子以霸易聖以失為得恐不足遵也夫統者合於一之謂也今自餘以下皆謂之統亦恐名之未正也又蜀先王自言中山靖王之後而不能舉其世系後唐出於沙陀姓朱邪氏唐賜之姓明宗復非莊宗之族清泰又非明宗之子李昇起於廝役莫知其姓或云湖州潘氏子李神福傳之以為僮僕徐溫司之以為子及稱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吳王恪嫌其誅死又欲祖鄭王元懿命有司檢討二王苗裔有司請為恪十世孫昇曰歷十九帝十世何以盡之有司請以三十年為一世議後始定足下云蒙先世之烈者謂之餘今

三家皆謂之餘可乎且餘者豈非謂承正統之餘也
今劉知遠謂之閏而劉崇謂之餘可乎又凡不能壹
天下者或在中國或在方隅所處雖不同要之不得
為真天子今以曹魏劉石二趙苻姚兩秦元魏高齊
宇文周宋梁石晉劉漢郭周為閏孫吳劉宋二蕭齊
梁陳慕容燕赫連夏為偏李蜀呂李禿髮沮渠西涼
乞伏秦馮燕揚吳王孟兩蜀廣南漢王閏為替三者
如不相遠然願更詳之彼苻氏姚氏與慕容氏赫連
氏與拓跋氏一據關西一據山東與高齊宇文周何
以異乎又凡天祿之不終者傳世不傳世等耳王莽
雖篡竊天下嘗盡為之臣者十八年與秦頌柏類非
四夷群盜之比也則天乃唐之母自臨朝稱制與呂
后無殊但不當革命稱周耳其後子孫相繼有天下
不得謂之不終其身今與王莽同謂之僭亦似未宜
也凡此數者皆愚陋之所見未必中理願足下采其
區區之心而不以為罪幸甚幸甚光再拜長官祕校
足下

荅陳師仲司法書

八月三十日涑水司馬光謹復書司法陳君足下辱
書并示先國博家傳以為何蕃董邵南之節行不見
於它書獨韓文公傳而詩之故其名彰徹迨于人謂
光蓋亦為傳若詩使吾先君之名流布於世承命博
奕流汗及足何足下比擬之非倫而青望之太過乎
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備纖靡窮無所

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自班
張崔蔡不敢企仰况潘陸以降固無足言故何董之
名附其文而傳鼻使一妄庸人傳而詩之二子於今
尚有聞乎光性愚學疎於文尤非所長今時常為秉
筆者笑敢望傳於後乎足下乃使為韓之所為是猶
驅策騫馬曰必為我追千里之足其果能為之乎借
使光不自知量輒引韓以自况為詩傳以叙當世賢
者之事業必取舉世之唾詈且無所容其身矣誠不
敢自愛大懼泯沒先君子之名以重其臯况先君子
潛德遺美二顏既傳而評之甚精且詳決傳無疑光
何所有可以加銖兩之重乎惟足下憐而察之共再
拜

問景仁以正書所疑書

光啓晚來蒙惠手筆并撥扇值相筵有客不得即時
修謝前此亦示所著正書且垂論云未安處便與點
竄以景仁之明達者壽加以平生所致思而得者乃
下問於頑鄙末學如光之比雖古人詢于芻蕘以能
問不能殆無以踰此何以勝克棟反棟反伏讀累日
如風雅皆周道既衰詩人追思其盛而歌之開睢以
興淑女非興后妃成康平王康侯皆指其爵謚之王
配上帝終周世 八蜡不數昆蟲三年之喪不應
二十七月衆子在嫡孫亦應傳重舜無塗廩後井之
事韓愈為嫂服期非是凡此之類皆光素所探揣謂
其當然而未敢自信今乃幸與景仁如合符契豁然

決矣至於解利貞者性情也四海困窮柔遠能邇皆
先儒研思所未到不勝歎服其間亦有愚昧所未諭
者十餘條或一字筆誤無不簽出以俟稍暇得侍函
丈請益萃業前日所留易說繫辭注續詩話皆狂簡
不揆宜見誅絕於君子者然亦庶幾景仁矜其有志
於學痛為鉅治其蕪穢明示以坦塗使識所之詣幸
甚幸甚孔子曰朋友切切悃悃斯道也亡廢久矣面
相諛皆相訾者出門皆是也非吾人孰當惜之幸冀
留意

溫國文正公文集卷第六十一



